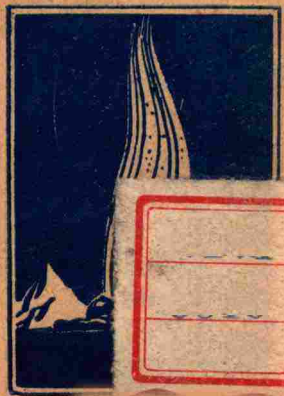


歌之夜，河海

瑩白 戎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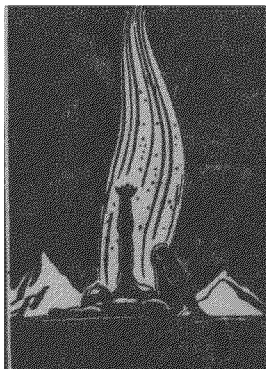
二文書叢河海

••• 文 叢 •••

海河叢書之二

海河之夜歌

簡戎 白瑩



海風叢書

第一輯

在大龍河畔
海河·夜之歌
白河
天橋
交差集

張秀亞
簡瑩戎
邵冠祥
王博習
周行

(短篇)
(散文)
(詩集)
(詩集)
(小品)

洋溪港
戰曲
題未定
紅馬
三人草

虹飛
江岳浪
劉西蒙
田濤
徐壽雲等

(詩集)
(詩集)
(小品)
(短篇)
(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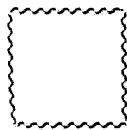
1937.2.25 初版

1 — 1500冊

海河之夜歌

簡戎白瑩

有版權



道林紙
白報紙
實價
二角五分

海風出版社

北天海上
方津羣
文大衆
化路經
流通昆
社發路
行發口
售經司公誌雜衆羣海上

本社由中官部審查登記藝字第二十六號：

題記

不存一丁點兒僥倖心，我們度德量力地寫下這本小冊子，倘把拙譬作習作者的素描手冊；在其中雖羅列了人世間一些光怪陸離的形象，或多或少蘊積一些悲喜劇的氣氛，而在習作者的本意，却攙有練習手法的私衷，倒稍覺恰當。

題

記

語，然而一樣的，我們會用自己的眼睛，抓來自自然界的事事物物——這鐵面無私而又謹嚴縝密的篩子——作證，婉美醜惡，在篩子的抖動下，皆裸露無遺。這一步檢視，滋養起學識的血和肉；是美麗的謊，是純樸的實情，逃不脫公允的批判，而在這之間，我們便掌有生殺去留的大權，一如一排披甲兵士，任我們恣意選拔了。

生在這暗褐色的國度裏，如同潛居泥澤中的鯰鱧，我們已無顏敢於讚頌人世

間的美麗與歡樂，當賦有孤僻性格的夜分來臨時，四週悄然，偶而也傳來一兩聲火車的吼叫，夜歸汽車底喇叭的嗚咽……那一些烘襯冷漠的音響，皆那麼有力地牽掣着我們在回憶的曠野上放轡馳騁，宛如套在頭上的耳機，永遠放送一串嚶嚶哭泣聲，抑揚飄沉且又凝聚不散，白晝所遇見的笑靨，溫和，皆已轉移成苦惱與橫暴了。我們乃爲那一股執拗的力量痛楚着，我們要抨擊，要狂嘯，然而週遭無形無色，無物的寂靜，嘯聲撞着牆壁，像波濤洶湧又復爲堤岸所限，徐徐低歛，終至無聞。我們只能嗒然落坐，抓起面前那份紙筆，企圖把那些聲音與形聲揉進篇章裏去。

就在昏譫迷離的狀況下，抒寫描繪了這一些篇什，而在翌日清醒後審視，已悔恨於刻劃的未到分寸，感覺自己人事經驗之不足了。

在一間頹朽的古老宅第裏，我們棲息着——我們憑了想像也可忖測到整個傾圮與崩塌也就在毫髮之間了。四壁既無門無戶無窗無牖，又陰暗霉濕，如無數魑

魅魍魎在兩側屏息窺伺，屋頂因不堪風雨的襲擊與侵蝕，正在岌岌可危地要「呱噠」陷落——我們能夠徒只呼號囓喘等待粉身碎骨的劫運嗎？

記得新時代裏（註）瑪麗亞娜對涅暑大諾夫說：「如果別無事情可做時，著書也不是壞事情。」我們體味到這句話的反面含義，如有正當的事情可做時，提筆塗抹實在不是上策。

我們還年青，我們底注目點還應該放在生活底本身上。

童年的夢幻早爲現實擊碎了，如今四周盡纏繞着殘酷，恐怖的姿態，我們底生命如還有一分一秒的延續，這世界將永爲我們戰鬥的對象。

廿六年二月簡戎白登記

（註）即屠格涅夫的處女地（Virgin Soil）

歌之夜，河海

目錄

題記·····一

第一輯 簡戎：海河之歌

海河之歌·····一一

兀鷹·····一六

村童·····一九

哀歌·····二二

夏雨·····二五

六月的夜·····二八

海豹……………三一

等待……………三三

燎原……………三五

晨風……………三七

無墻城……………四〇

滅亡……………四一

船渡……………四二

第二輯 白瑩·夜之歌

夜之歌……………四七

笑	五四
花燭之夜	五六
夜遊人過古城	五九
死亡	六四
月夜	六七
病人	七二
節日	七四
仲夏日	七六
塞上夜	八〇
黃昏時的海	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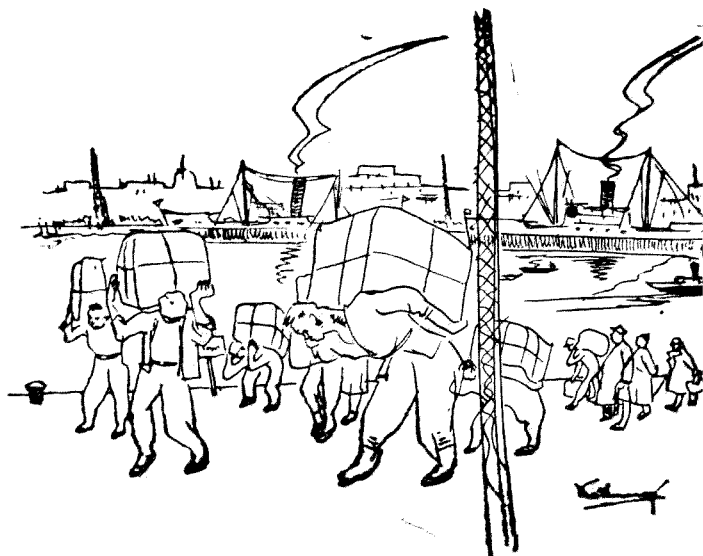
插圖

海河碼頭……………王苛作(十一頁前)

夜巷……………王苛作(四七頁前)

海河之歌

簡 戎



王奇作

海河碼頭

海河之歌

有木·有沙·有石——你們的陸地

受着無聊的人們踐踏已經弄疲

——佛洛辛：航行

海 河 之 歌

海河憂鬱地流，在晴朗的白晝，在昏黑的夜晚，永恆地對大地和天空傾吐着無言的怨語。

歌

河面昏黃，如同一條受了驚嚇的草蛇，拱起鱗鱗的脊背，駝着那些從中古到現代所曾有過的各式各樣的大小船隻，喘吁吁地向前爬行。櫓，槳，篙，鐵錨，旋轉輪……毫無憐惜地對牠傷害着，嗚咽遂沉鬱而悠長，如隔着一重山。海鷗像白衣女看護，迅速而多狀地在低空迴旋，以喙啄的撫摸作着慰安，而攪得一條魚或一隻蝦，便掠過風帆和桅桿，消逝在天的盡頭了。

天色是黯澹的，孕育着狂風和暴雨，有一團黑色的濃雲遮住了紅日，而人們便在陰暗的氛圍裏生活下來，工作着，忍受鞭笞和折磨，當飢餓咬噬着人們底身心時，便是可詛咒的濃雲也都給以漠然的饒恕了。

船隻錯綜而有秩序地行駛着，河水鼓動似邱陵的波瀾，溶化了碼頭上的諸般喧囂，向前滑行。而在岸上，我緩緩地移動着我底脚步。

記不清是多少次了，我面對着海河磨鍊自己，並非如古人一樣瞻仰名山大川養些浩然之氣，因到此，我已無所謂個人的煩憂與歡笑。那曲折而紛紜的人生畫面，我比之爲偉大的課題和崇高的啓示了。

如今我又在讀着了啊，在這陰沉的一日。

碼頭上如同是一個市場；那喧嚷，那爭執，譜成一支買賣勞力的交響樂。

遠處，叫囂着元氣盛旺宏亮的吆喝：

「抗豆來！四個子兒。抗來哦！~~~~~」

於是一大羣骨嶙嶙的，瘦弱得瑟縮着身子的人們匯集了來。探身望望船艙裏，壘如城甌的蔴袋，自語了聲：「夠份量啊！」又復走開。而那宏亮的吆喝便不能不經久持續了，工作的進行也就顯得躊躇和緩慢。

錠泊着的××丸輪船，起重機哼着隆隆的轟響，在模仿筋肉的拳曲，而將一束束的修長的竹節擲在狹窄搭的板上。隨着，苦力之羣賣命地爭奪着，把來抗在肩上，掙悠悠地搬到指定的地點堆積起來。

歌
之
河
海
竹堆的右面，伸展着不斷的貨物堆成的垛子，遮蓋在上面的金黃色的草蓆，纏托着鼠灰色的天空，惹眼眩目，而在垛後，被灰塵濛住了臉面的孩子和貧婦們，用簸箕或布袋掃集狼藉地上的糧食和碎紙。到處飛揚着如烟霧似的灰塵，窒息住人們底鼻腔，睜住了人們底眸子，像置身炎熱的沙漠，有誰會愜意地歡笑過呢？

岸上毗連地蹲踞着龐大的貨棧和倉庫，那怒傲着的黝黑的鐵門，貪婪地吞食貨物，然後又吐向背後的被培植起來的都市。都市興盛了，灌溉都市的人們却被

吮乾了血液，變成衰弱如秋草。而都市仍然是一個芬香的誘惑啊！

看着一船船重載的白棉花，順流東下，跨出渤海時，我們不感覺心痛嗎？即使是一點點啊。

然而我們要穿著運回來的布匹呢。

看着插着異國旗幟的軍艦。聽着突突的打靶聲。我們不會感覺侮辱而有一些憤怒嗎？

然而我們底砲台已成廢墟。我們底海軍一無所有。

異邦人是到這裏尋找奶和蜜的，如今迦南城底奶和蜜也將流淨了。而有着美麗形體的都市也在一天一天的萎頓與喘息。

『這年頭越過越緊了，什麼都是命啊！』像炊烟似的到處都聽到這樣的喟嘆聲。偷運奶和蜜的倒被忘却了。

嚴冬到來時，河水會凍住那些船隻使他們無法偷運的。然而在這裏，在都市

底肺腑，也有着鐵路和公路呢，並且嚴冬終究要逝去，憂悵的春季會跟踪而來，愁顏的大地上是沒有春天的，春天也只能憂悵地替異邦人裝點些歡笑。

海河蒙受了將近一世紀的侮辱與踐踏，而變成更其憂鬱了。

望一下黯澹的天色，望一下憂鬱的海河，望一下人們愁苦的臉，我忍住泫然欲下的淚——因為那是可耻的——而憤怒起始旺燃在心頭。

海河是有着亘古的悲哀的，但牠已不應僅止嚶嚶泣訴，向着大地和天空。像之灰色古城湧出來的怒吼，海河會踏着雄壯的自由與幸福的歌聲，泛濫起無邊的波歌濤，洗滌自己底憂愁。而那時，我們將熄滅了憤怒而感覺嚴肅和緊張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兀鷹

秋風舞弄着落葉而來時，公園便荒涼得如同古塚了。爲因附近圖書館的開放時刻未到，我和同伴到此小憩。

園內寂寥而且空闊，林木像老人底乾癟的手，參差地撐向藍灰色的天空。花壇簇集着雜色的菊花，成爲旱海中的一支清泉。而在園中的一個角落裏，在一架大鐵籠內，兀鷹昂然地獨立着，如同一具雕刻的石像。

鷹底身子是灰色的，却有着像雪一般白的頸項，喙啄彷彿生氣的孩子，向下撇着。小巧的頭顱不時左右旋轉，作出傾耳諦聽的模樣。

「你聽見過鷹叫嗎？」我底同伴問。

「倒是在書上見過描寫，是用噤喉兩個字形容的。」

「我會讓牠叫的！」

他檢取地上的泥塊碎石，從鐵絲網的孔洞裏，向內紛紛拋擲了。

鷹立即靈敏地察覺，頭微向前探，眼裏射出銳利的光，宛如兩顆嫩綠色的寶石。當泥片襲來時，便揚起盾牌似的翅膀，只輕輕一擋，毫無所畏懼。

「鎮靜得倒像一個老練的戰士呢！」我底同伴讚嘆了。「但總得叫兩聲啊！」便又繼續投擲泥塊。

「停止吧。一個不幸的俘虜，那還有心歌唱。而且鷹又是倔強的。」

「不聽牠叫，也得看牠飛。」顯然鷹底倔強傷害了他底自尊心。而以不能觸動牠爲可恥了。

「鷹是會高飛的，但絕不在鐵籠裏。牠要飛得高；掠過千仞山峯和蒼鬱森林。牠要飛得遠；越過萬里平沙和汪洋大海。籠裏的黃鶯玉鳥會翩翩起舞，對於鷹，那狹小的天地不會使牠生出鼓翼的念頭。看見鷹，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我想到峭壁上長綠的蒼松，人世間勇敢而有韌性的戰士……：牠那鎮靜而且敏捷

的姿態；嘲笑一切而又挑戰一切，簡直是天大的啓示！」

『天大的啓示。』同伴喃喃了一句，泥塊便由手中滑落。而同時，兀鷹收回牠底前傾的頭和盾牌似的翼，保持原先昂然獨立的姿態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

村 童

我又迎着落日，在廣漠的原野上舉步了。

天的邊際燃燒着一片赤紅，黃昏是逗人憐愛的，如同是少女面上紅潤的雙頰。原野無窮盡地伸展着，而淡漠在遠山叢樹之間。

初春的風，飽蘊着被犁過後的泥土底芬香氣息，在海樣的灰暗空氣中流蕩，是在獎掖一個新的苗實的生機呵。

原野的彼方晒着成團的糞便，焦黃如被烟熏污了的金佛。人們祇能用殘渣來滋養新苗呢，原野也就日見衰頹和憔悴，如疲憊而且飢餓的老人了。

週遭渺無人跡，我寢潤於原野古老歷史的緬懷中，遂把幽微傳來的潸泣聲，當作鶻突的春雷了。

有誰會向着沈寂的大地啼泣呢，我忖想那哭聲應屬於一個蓬散着白髮的老婦

人，或一個性格忠厚而無力荷負災殃的農民。然而審視的結局，却粉碎了我的測度。

那是一個形體短小，面容枯槁的村童啊！

他會隱有不可告人的悲哀嗎？這點年紀，我猜他至多十歲。

『別哭了，兄弟，是迷路了嗎？貪玩誤了家裏的正事嗎？不要緊的。說呀，別哭，我帶你回去。』

他擦擦紅腫的眼，一勁兒搖頭，半天才哽咽地說：

『我，我找不到，噫！事做。家不去了。』

『找事做？喂，你多大啦？』

『十三。噫！』

在我諄諄詢問下，他爲我抽擗地敘述了事態的原委：既經去歲盛暑乾旱，到嚴冬悄然而來時，甕中已無餘糧，全家三口便用泥土封閉了卑微之居，開始流浪

生涯。所幸今春討得些少盤纏，得歸鄉來，一場春瘟奪走他的父親。今早，讓飢餓折磨得衰微如破膽皮球般的母親，揮手驅他去自謀生路。如扁舟蕩在大海，他爲那渺茫無着的畏懼與生之欲求，而潸然淚下了。

一個正需翼護與灌溉的稚小靈魂，竟如一盆花被擺在驕陽威脅下，聽他自去耐等滋潤的梅雨，那事態的形成，不是說着宇宙的殘酷嗎？

童 村

我能怎樣替他爲力呢？遮住驕陽吧，還是灌上一壺露水？我只能塞給他一點點錢。目送他踉蹌地遠去，而自己沈浸在遼遠的思索與寂寞的悵惘中。

『幾時我有一隻遮陽的巨手與一壺滋潤人類的露水呢？』
我重復舉步，向着吞沒紅日的彼方。

二月八日

哀歌

這裏於我是太不適宜了，我能常年地逆來順受，使自己煩燥與萎頓，如同移植到寒帶的一株椰樹嗎？

回想覓尋此居而決意住下時，真有些像盲人捫象了。

那時是在一個下午，而且又是溽夏天氣，四鄰似乎皆爲杲日底烈焰所迫，而求相忘於睡鄉中，連黃犬也蹣跚門洞，長長地拖着紅舌。故週遭靜謐如山居。我輕叩貼有紅色招租紙的大門，而延我進去看視的則是一個削瘦的老婦人。

屋宇是坐落在小巷的盡頭，故不爲嘈雜的市聲所擾，分租的一間房則在樓下，自有後門可以出進，光線充足明朗，遂促我立即把定錢留下。我是急於需要一處洽意的住所啊！

一天，兩天，三天。在我搬過來，並把簡單的傢具佈置妥當後，夜幕已經抖

開。我輕鬆如卸載的老馬，開始有心爲將來的生活計劃幻起一座蜃樓。雖四肢疲憊催我就枕，終因戀戀於夜的悄寂而無法闔睛。

像白晝牆角竄過一隻黑鼠，有隆隆的轟響發自頭頂，我意識到樓上的二房東是把地板當作公園的甬道，正在推轉嬰兒的睡車。不久一陣揪打聲，哭泣聲復囂然並鳴，夜的寧靜被扯得粉碎，那些屑片就彷彿向我底頭上襲來，蜃樓隱去，呵欠隨着來臨了。

哀
歌

日子像水一樣流過，而在每天的夜晚，如同水的無休竭的澎湃，樓上必騰起一串尖銳的哀歌；像一隻負傷的狼嗥。我曾看見前門走出一個滿面傷痕的少婦，到巷口去傾倒垃圾，那悲劇中的主角，無疑的是由她扮演着。我奇怪二房東——就是那天開門引我看視的老婦人——那老弱枯瘠的手，會造出這樣狠毒的事件。而我一個局外人也受了這兩隻手的累了。

我是多麼喜愛夜的靜悄啊！白天我爲了三餐忙碌而生活在一間嘈雜紛擾的公

事房裏，感謝夜的恩慈，我自己得以佔有一間空闊的屋子，供我讀和寫，然而如今我爲兩隻枯老的手所累，概不由己的要把全神貫注在尖銳的哀歌上。

那聲音是像水面上的油滴一樣，泛浮在一切之上啊！

一次，彷彿是對門的黃包車夫和廚師之類對老婦人的狠毒加以批評而又爲她所知，那一晚，她就不時跄跄踉踉地跑到窗前縱聲大罵，罵的是什麼我一絲兒未聞，只瞅着那映在對面牆上愧來愧去的影子，感覺一種報復似的高興，此後她的威風將要受到挫折了吧？

然而第二天，尖銳的哀歌却更加有力地飄揚起來。

逐漸打聽的結果，老婦人底兒子是因一個嫌疑犯的名目而遭慘死，睡車的嬰兒則是她底寶貝孫子。孤獨而且悲哀的待死人，竟把一腔怨憤渣洩在童養媳的身上了。

我還有什麼耐心再聽下去啊！我將去另卜新居。

一九三七年一月。

夏 雨

夏夜，酷熱而氣悶，如燎起一把濃烟烈火，人們都被驅逐到戶外來了。在狹隘如淺澗的小巷裏，風的來臨也是一個逍遙的企求，仰望布滿繁星的天空，切盼着一場迅雨，連心中的諸多積鬱也彷彿有待於牠的刷洗。

夏
「要是下一場雨就好了。」那語調像是垂涎於一盤美食。

雨
想起屋裏是像跋涉後脫下來的膠皮鞋一樣，窒息而悶熱，雖然呵欠皆已擺開過每人的嘴唇，好比避諱着一個凶惡的字眼，沒曾把睡眠的需求吐出嘴邊。那唯一的解藥祇有憤激地揮着蒲扇，貪婪地吞着淡茶，作着散漫而非必要的談話。大部分時間且守着沉默，或加雜着深長的歎息。

還有什麼可談的呢！彼此都是被同一個生活方式拖拉着，在人生的旅程上跋涉，肩背弓下去了，手脚胼胝了，心也蒙受了過多的傷痕，如刼後堡壘之孔洞，

人遂變成暴躁而多疑，懦怯而狠毒了。失業者的苦悶啊！

誰不是曾經拋下美好的家園，爲接近一個大的誘惑而投身到都市的旋渦呢。如今連家鄉底金黃的穀粒，和碧綠的菜畦也懶得提起了。家鄉也是乾旱或水淹了啊！

還是來一次毀滅世界的大屠殺吧，像一陣狂暴的雷雨把宇宙洗滌個乾淨。然而雨仍然沒有來，屠殺也終於在遲疑着，人們只有在戶外流連，歎息並作着散漫而非必要的談話。

夜深了，人們支撐眼皮的下垂也顯得更需用力。小孩子已躺在母親的臂灣中打起呼嚕。花腳蚊在四周奏起低微的衝鋒號，隨着眼眯眯的人們之一振臂，冉冉地復聚在路燈罩的邊沿。

路燈是他們的生動多趣的伴侶，慘淡微白的光影中，每一個夜行人的姿態與

聲息，皆供給一些新的興奮和緩弛。

這次過客底沉甸甸的包袱，成爲吸引注意的一個鵲的。

待過客徐徐近前，復經過一番審視與招呼後，客人也分明是熟人——那是華嫂的男人，離家半載的銅匠。

華嫂是這羣中最貧苦的一個，多病而且時常啼泣。看着她狂喜地尾隨着進屋，大家都似稍安慰，談話如復燃的火光，又絮絮地刺破了夜的寧靜。

夏 雨

「他發了財呢！怎麼會不是？……你聽我說；他和別人在北平開設賭局，請了個東洋人，門外就插着太陽旗，誰敢來管……」有進去探聽的，出來向大家學舌。若干顆心都冷冷地沉落下去。

「眼前的世界，沒有好人走的道路了。」

然而雨仍在濤起着，天上有的是星和月。

一九三六年九月。

六月的夜

雨落得急驟時，夜更加地深了。

黝黑的天幕上閃爍着如蛇似的電光，透過窗戶的玻璃，映到室內，溶銀樣的燈光更顯得蒼白而且無力。隨着，爆發起撼山震谷的巨雷，就像要向人們的頭蓋骨壓來，連那猙獰醜惡的面貌都彷彿睽見了。

六月的恐怖之夜啊！

而且在床上有病人睡着呢。覆蓋着紅綾棉被，試用睡眠謝絕一切苦疼之磨難。屋裏漂浮着汗的酸溜溜的氣息，但爲了阻礙風雨的猖狂襲擊和爲了病人的畏懼寒冷之感，窗是顯得猖傲而且無情地緊閉着。

呻吟聲幽微地在緩緩流蕩，病人的入夢也是一番艱難的掙扎呵！望着他灼熱而且焦急的圓睜着的眼，自己倒有一串哈欠來臨。

病中歲月是悠長的，故我爲他默祝順利的安息了。

鐘敲十二下，是子夜時分了。

雨仍在落着。呻吟聲幽微地忽斷忽續，病人仍在作着困獸的掙扎啊！

想起他的無端入獄，受了諸多的刑杖和折磨，就不禁寒心而且戰慄了！

六月
帶着病弱的身子，睡在監房裏霉濕的草舖上，如今傾吐出來的鮮血，該是在那裏面淤積起來的吧？

夜
懷着創痛，驚懼，心悸和不安，遂招致了執拗的失眠，他是多麼需要一個大的救助呵！

然而在不久以前，在風雨的吹淋之下，我曾走過了熟知的醫生的住宅，每一個門內，如同宣佈一個嚴肅的判辭，皆傳出拒絕出診的話語。是的，夜深了，而且風雨又這樣狂暴，具有自備汽車的大醫士，論資財與聲望，皆已足夠被綁的資

格，故覺得自身的安適已較重於病人的危難。我們是缺少一張印有將軍或經理頭銜的名片啊，我們也就只能望着慈悲的大門在眼前關閉了。

靜靜地安息吧！我們是一無所有除了忍耐和等待。夜已度完牠底生之旅途的一半，黎明就要到來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

海豹

海豹

母子兩隻海豹孤寂地被拘禁在公園裏，無聊賴地做着哲人的閉目冥想。身子形如一顆魚雷，閃爍着烏黑的光，前肢像兩隻孩子的手，無所可否的撥弄着水波，待到連冰冷的水池也呆得煩膩了，便搖擺着身軀，紆緩遲鈍地爬上狹隘的沙灘，茫然望着觀衆們帶着欣賞意味的眼睛，隨即翻身躺倒，把銀灰色的胸膛和合戾尾巴似的後肢呈現出來，睡意頗香甜了。

是怠惰之養成源於天性的遺傳呢？或是爲鐵檻拘禁所苦，復傷心於被剝奪的自由而意態消極呢？我不得而知。但那種隨遇而安，悠然自得的模樣，總給我以煩厭之感。

我們有時也會本能地緩弛一下啊！那正是跋涉前的準備，緊張前的鎮靜，但海豹則僅只是苟延着生命，從無知到無知，永遠地。

對付週遭黑暗與不堪的壓抑，我們要給以掙擊和報復，當青春的熾旺的火燃燒在我們底胸膛時，我們會爲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爲了執行歷史所賦與我們的使命，而將自己的身軀焚着，讓他放射螢光，照亮宇宙，即使是微小的一角。但是海豹決不會的，他是冷血的動物啊！

有誰會羨慕 那可恥的安逸呢？看呵，觀衆一致地在對牠呼喝了，而且舉起了投石！

一九三六年五月。

等 待

輪貼着地，鱗鱗地滾過來，又從我的眼前消逝了去。隨着，無數的車輪又接連着滾過，消逝。生活原是無休止的跋涉呵！我感到過分的疲倦了。

如同一隻剛離巢的鷹雛，我檢遍我底全身尚毫無傷疤，但冗長的等待，把希望置諸更渺茫的久遠，已使我困憊難耐。

等
待
我
曾
怎
樣
地
磨
礪
自
己
底
羽
翮
，
效
勇
猛
的
海
燕
，
矯
健
的
山
鷹
，
準
備
萬
里
飛
翔
啊！

感謝我底啓蒙者！他像古之先知一樣，用真理點醒我底愚頑。我纔起始剷除耳目中的翳膜，聽取人世間的悲劇爲我訴說宇宙的兇殘，全人類在無形的魔手下面喘息困頓，如匍匐在堵塞着的陰溝中，不見天日的生長與死亡。人與人之間存
在着的已不復是仁愛與諒解，而代之以仇恨與兇殺了……

因我看到的只是黑暗的週遭，啓蒙者乃爲我指出光明的希望於將來，但那像海面上的一孤燈一般，是多麼難於把捉呵！

爲冗長的等待，我感覺困憊難耐了。

在房間內踱着步，聽着車輪的滾動，那不絕如縷的生之哀歌，我的跋涉也將開始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

燎原

沉溺於古昔的感懷中，原野憂鬱地嘶嘶低語，空氣也平和而且寂寥，寂寥得過分淒慘，如黑色的喪儀行伍，緘默地緩緩進行。週遭瀰漫濃霧似的黑暗，復經山風掃蕩，原野的面貌遂飾成陰森猙獰，而在上面，沒一個人馳馮或休止。死滅的氣息將任意馳聘了。

原
再博他粲然一笑了。

一聲風濤的呼哨，傳送原野底苦悶的低語，枝頭的狂擺與蔓草的嬈嬈已不能再博他粲然一笑了。

風猖狂而黑暗頑強，一切都像淹埋在久遠年代之下的古墓啊！

任時間悠永地流去，原野仍在祈求一個生物之撫慰，如窺伺窗外暝暝夜色，期待黎明的熹微來臨，然而那是多麼沉鬱的企盼呵！

不知自何時起，一個無歡而健旺的生物——人，爬上原野的邊沿，復敲打火

石，迸發無數的星火，光芒四射，燎着野草枯枝，爆炸的歡呼聲加雜烈焰的窒悶吁唏，擊碎死寂氣息之籠罩，赤紅的火舌升竄如波濤澎湃洶湧，成片的灰白濃烟撲嵌着煌煌的火光，黑暗因之却步了。

雄偉而歡騰的景象中，人在發足狂奔向着原野之彼方，如一顆明珠在緋色的桌上溜轉，待他回首一瞻望時，將詫異於自己所撥弄的波濤之瑰麗了。

然而原野却得救了啊！

一九三一年一月

晨風

昔我同門友

高舉振六翮

——古詩十九首

醒了，是你叫我？朋友！（慚愧，昨晚你還叮嚀我清早喚你呢。）

怎麼這就走？天還闌黑，可惜錶停了，時間怕還早，夜的尾巴仍在蠕動呢。

你不感覺沁透的寒冷嗎？

決定搭這蹕車，那麼起來，一，二，三。穿衣的當兒，我有了一串緩度的抖

擻。

暖壺裏還貯有隔夜的溫水，你儘可用，至於我，告你，我還得去睡過；昨夜的一夕談，使我興奮而且緊張，……在靜謐的生活之流中，這突然一傾瀉跌宕，使我惺忪和困倦，我底頭且有些發暈呢。

外面起風了，窗櫺都磕碰成聲，像牙齒的打戰呵！那麼我聽從你底話，不再伴你到車站了，因你說那是多餘。

門不妨掩得輕些，隣人還踟躕在夢鄉的十字街頭，而一星兒微聲會被寧靜的空氣擴成巨響的。

風不算小，粗獷的腰肢狂擺不竭，今朝，小巷裏這般漆黑，是暴風咬斷電線了吧？來，朋友，你隨着我走！我數得清幾個窪，幾個拐角。你不必諦聽市招的噼啪，空中的呼哨，那些迷人的聲調。

巷口，我們站住，（你說：風勁，你該回去了。）我乃致殷殷的別辭，我告訴你別忘了給我捎來你踴躍的踪跡。你會告我怎樣在野店裏，想到傳奇上的刺客而戰慄，怎樣在一個小縣裏，受到朋友夫妻的殷勤款待而不忍遽捨……一切你所述叙的，使我都感新奇。我羨慕你在波狀的生活裏，所具有的充沛的生命力，在我因週遭的侵蝕與壓抑而發銹似的停滯中，（你不是說我蒼白而羸弱了嗎？）那會是

一股沙漠中的凜泉，幻想插上翩翩飛躍，我知道自己也該有一番艱苦的跋涉了。

街頭風沙的陣幕裏有蠕動的模糊人影，我喊了聲：

膠皮（註）！

那麼——

再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註）即人力車

無牆城

年月的推移，已滌盡居民腦中城的影子，却淹不沒口頭上的「城裏」。

刻下城垣痕跡的電車軌道，終日琅琅的鈴聲，是科學底勝利凱歌啊！而古舊的夢的屏障，終於在槍炮撫慰下物化了。

海河，夜之歌

像水面上顫起的螺紋，無牆城的姿態也分了若干層次，設若遶過外圈子的輝煌建築，你會感到生活匆促而且紛雜，像嚼着一碗攪有石粒的米飯。而在裏圈子時，却只感到冲和平淡，如諦聽那些古老宅第的低微申訴了。

記一記這裏所有的古蹟；例如：八里台那座紀念聶將軍戰死的石碑和……，再瞅瞅街上的「仁丹」招牌，聽聽毫無抑揚聲調的純天津話，和多少樣的異鄉——甚至異邦——方言，你會忖想到靠些什麼牠成功一個暴發戶，而自己就生活在地的羽翼下了。

三月六日。

滅亡

熹微時分，路燈光芒縮成一朵黃色小花，而幌在小巷中的我底影子也稀薄得無可辨認。二月積雪還未化淨，已經被踐踏得失去那份瑩白的病態美了。

我諦視天空中醞釀的新生，而脚下就橫有要被溶解的殘屍。

醫院後門敞開，由地下室抬出一具薄木棺，我辨認得出是昨夜抬進去的那具，然而昨夜是多麼輕飄，今朝竟這般沈重，一個人死了還不算完結呢。

我默弔不相識的死者，我說如果只是平凡的死，我不想贅述。倘爲追踪光明而死，死會給生以憤激和推進，如同划艇前行必先撥弄水波後退。我更高興，我已敢逢人便告：『凡咒詛光明的都得滅亡。』因有我看見冰冷的雪，那嚴寒底遺骸，就要被融化在陽光之下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

船渡

走下堤岸跨上搭板時，河風使飛蝗箭似地四面緊迫鑽刺了。落日底光輝停在矗立的高樓之後方，如敲開的一枚蛋黃泛遊在深藍色的碗中。缺乏嶺崗的沖積平原地帶，艷麗晚霞亦不被人當作勝景看待了，都市的居民原是紛忙的啊！

壯年的擺渡夫以矛鈎掛住船與岸，向着岸上的街道眺望。而蒼髯白髮的老人寂寞地按着槳，等待他底伙伴——或是他底兒子——的一聲號令。

渡客零亂而匆促地紛紛登船。渡客底心已遙遠地隨着眼光的凝視飛往河的彼岸了，船便在一推動間進行並完成若干顆焦灼的心之嚮往。

「嘩，嘩，嘩……」船水互拒吃力地哼咳。

壯年擺渡夫底脚步沉重地登着船，丈許長的矛鈎便刺向混黃的河身，在河底疼痛的一抖擻間，船便作一急溜的躍進了。

「嘩，嘩，嘩。」水不甘心的被渡船銳利地劈開，而復合成汪洋的一片在船
的後方。

老年人寂寞地微擺着槳，那凝滯的眼光是說着他已久感煩厭於這種單調的生
涯，如無可奈何於一杯苦藥，一切眼前事物都不感新奇，寂寞的死去的心房，
已荒漠得無法培植歡笑的花朵了。

船 渡

待到他底伙伴收斂起船資——他是在船的急溜躡進中，放下矛而起始了收費
的工作——放在他面前的木櫃時，他爲那菲薄的一握銅元所激動而喟然長嘆。

船在一打橫時貼住了岸，矛鈎又復掛住岸與船，搭板起始被踐踏得「咯吱咯
吱」亂叫。

渡客零亂而心氣平和的跨上岸，消逝在街心深處了。

「怎麼趟趟都只得這點錢？」老人悄聲地問，寂寞地按着槳。

「說是市面上缺乏銅子兒呢，誰都少這麼一個銅板，却說是回頭再給。」

「這怎麼繳得上那三塊錢的捐呢！」老人更其憂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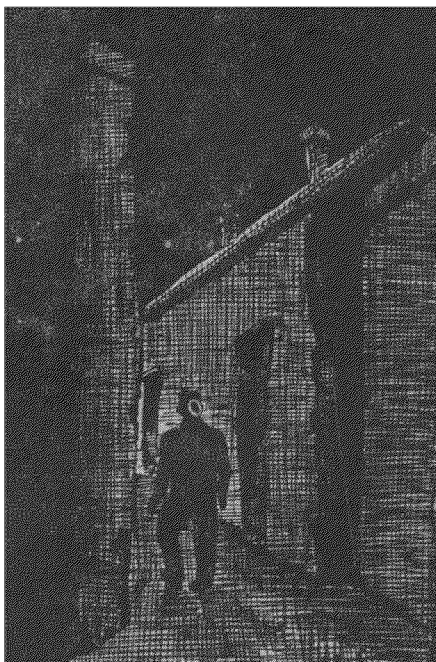
落日在樓後搖搖欲墜，河風愈加銳利猖獗。

「天還不算晚。」壯年擺渡夫起始計算還可以搖幾個來回，復挺起胸脯，眺望街中幌過來的人影。

一九三七年二月。

夜 之 歌

白 瑩



王 荷 作

夜 巷

夜之歌

我們是健壯的地之子，

在黑夜，貪婪着光熱底滋潤，

誰都負積了幾十年代

陰鬱而沈重的憤怒，——

千萬顆心永遠有着大風暴；

我們是夜征的鋼鐵隊伍喇！

唯其是孤獨的鬥爭，

我們心是堅決而鋼強！

.....

沈重的夜霧啊，小巷里越發漆黑朦朧了；只聽見悠長的更聲，爲夜遊者堆積寂寞，小巷如沈睡的巨蟒開展一條蜿蜒的草徑，是那麼悠久踐踏的傷痕，夜征者底足跡該是滿身的鱗傷了。

小巷逐漸被時間底濾器淘汰，啊，巨蟒底尾梢，會撥動而將我傾跌嗎？要是白晝，無語的至友該會含情地微笑。

有街燈，有寂寞的崗警，大地遂不是崎嶇而難測，短矮的身影將為夜遊者所鄙夷而摒棄。

我走過了一條街，年紅輕溜到我身傍，欲爬進我心間嚼嚼我信仰底苦果；啊，我這般驚懼，幾為暗夜擄去而將承受魔鬼底酷刑。

不曾探望過夜之醇濃的，人們遂覺字面滿為馥郁的謊，沒有希望的寄託，只呆痴般空對天地。但，如今，夜之深奧，那無窮盡亘古的惡夢，早為這孤寂夜遊人輕輕揮起，而欲投擲於溫暖的陽光下面啊！

承認夜會編織故事，孩子們遂時撩起哀思，不為晚風吹拂，月光滑過俊秀的臉；一切可資為古人傾吐懺悔的，這恐怖世界底故事，孩子們皆有了畏懼的表

情。但，今朝夜遊人却苦於年紅的應付了，那如火焰的光耀將為溶化鋼鐵的泉源呢，夜征者遂時與懦弱挑戰。

恍如古老原野里那天火底餘燼——燎遍大地的兇手之子翻舞起行者底金棍；繚繞瑰麗的金光時，生物皆匆匆逃避了。

宇宙遂為橫霸者底世界，而在暗夜里揮起他們底武器。

夜愈濃醇，前路無盡地開展，年紅有了成羣的隊伍，向我排擠而來，橫霸者底世界啊！於是，我擲起了長劍，欲劃空而過，拼組抗拒的場面，和年紅輝耀；宛如傳說里仙人底格鬥，有一條光將要銳滅而歸於消失的啊！

孩子時，常於暗夜仰望天空，讓銀河招惹我天真的一片羨慕，並以老人那縷輕噴的乳色煙比擬那偉麗的奇跡，而又將輕煙委為人間美麗的伴侶呢。今夜，啊今夜不是那銀河佔據的天空了，這里有了人間的造物。

真足以悲哀而嗟嘆着這大屋子不久即有那光之失却的傾圮，而將生物全放流於毀滅的國土里，那麼無影的夜魔即將尾隨黑暗而跟踪前來了。魔鬼遂於半空祭起業有了修煉幾千年代的法寶；在天空招引幾批驕矜底崇拜者。

夜間生活者遂更加猖狂了；多少地之子找着了他們底歸宿，那苦澀生活底鵠的。白晝底瑰麗皆成夢幻，世界底故事開始由夜來結束了；猶如童年時暗夜往往將孩子心底跳躍掣住，空對孤燈如有所失。母親更以恐怖橫行於夜里的神話拴起那一片寶貴的天真；稚子遂每為燐火底飄閃而呆痴了。

夜底世界呢，無數萬生命皆走了狹窄的小巷，有骷髏鋪墊大地，（夜底貪婪啊！）腐臭的氣體為魔鬼添增威風，昨夜底屍身今晚就有了恐怖，夜遂狂笑了，而愈使人們撩起驚懼之感；夜征者却爲了光熱而堆積憤怒。

有着戰鬥的天空已經落在我後面很遠很遠；征人舉首觀望，啊，就只一條

深長的小巷，我該拿出我儲藏的最後溫暖了，因為這是寒冷的地帶啊；像是到了潔白的國度，魔鬼要吸取夜征者最後的一絲微溫的。

無數萬地之子曾在這巷口倒下，如今我却要為一絲光亮而破開殺戒呵，宇宙里還有毫厘的腥氣也將為我這饕餮貪婪者底鵠的。

夜遊的同伴們尾隨我而來吧，還有懦弱藏於心間，我們底世界就將日更憂鬱了而孩子們，將要感覺末日的荒涼；歸還天真於母親，並皆以快樂拋諸大海與江湖，看那一片波浪將心愛的玩具捲沒，而報以波濤的澎湃。人們遂皆染患色盲症而不辨光明與黑暗；於是陰慘的地獄就給了我們面目，沒有希望寄託與西去的陽光。

夜間生活者遂更加猖狂了。

走啊，夜征的孩子們，看我指點你們一支哀歌的來處；那委婉，曲折與玲瓏匯集無限纏綿意；你們會傾心以至沈醉，那麼黑夜就將日更漫長，夜征者底生活

會停滯如鬱綠死水。孩子們，這是可悲哀的啊，天河放流到魔鬼底脚下時，孤星也將殞落了。

啊，好像是笑聲，那一片寂寞上的微波，高亢而傲慢，那是猙獰的笑啊，幾多時光我曾匍匐於這下面，爲主人編織笑的花圈；壘積成數時，那就是金錢了。如今呢，它撩起我煩厭之感，而欲將憤怒化爲利劍祭起一道白光去掃蕩。

海海

夜征者死去無數了；今夜我是孤獨的酋長，隊伍只有零散三五支，但不怕！有了人類宇宙才有光明，夜征者還沒死盡的時候，歌聲永遠唱遍這黑夜：

我們是健壯的地之子，

在黑夜，貪婪着光熱底滋潤，

誰都負積了幾十年代

陰鬱而沈重的憤怒——

千萬顆心永遠有着大風暴，

我們是夜征的鋼鐵隊伍！

唯其是孤獨的鬥爭，

我們心是堅決而鋼強！

.....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午夜

笑

我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痛苦而煩惱地離開書桌前的椅子，在小屋里來回地踱着。一分鐘，兩分鐘靜悄悄地過去，但笑聲仍那般劇烈！時間竟不能很快地將牠壓制下去啊！我更陷於無底的痛苦之深淵，天地動搖着，宇宙震蕩着，我傷極而哭泣了。我重又回到書桌前，坐在那張剝落了漆的椅子上。笑聲在這時越顯清晰，時而夾雜着狂歡的姿態無阻止地馳騁。

我憤然地站了起來，瘋狂地衝出了窒息的小屋，在原野里奔馳了。我尋找那殘酷，猙獰的笑去啊！

「在天涯呢，在海角呢，
在宇宙最細微的角落呢……」

「愚蠢的孩子啊！」

我不休止地跑着，只聽着心靈底怒吼，這些譏諷對我皆已無効了。

我跑着，仰首觀望，今夜連星都沒有，黑暗在四周展開，鬼火都斂跡了。笑聲仍在不遠的前方響着，冷酷的笑啊！

「在天涯呢，在海角呢，

在宇宙最細微的角落呢……

愚蠢的孩子啊！」

笑

我又聽到了這些話語，而感覺十分疲憊了，我懼怯地吐了一口鮮血，頹然倒於原野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花燭之夜

美麗的光圈

濃郁的笑臉飄滿花燭之夜了，煩囂在朦朧半空如銳利的速箭，無阻止地穿梭。一個笑聲泛濫起無邊光圈，籠罩着一張張虛僞，奸詐褻塑的面孔；而又逐漸地，經時間巨手底捏死而消滅了。青烟般的餘音無靜止地飄流；還未休止，又被第二個燦爛笑聲的波浪掩蓋下去了。

美麗的光圈罩住了一萬件可敘述的故事；但，却無時間熔爐底鍛鍊，遂又沈澱於茫茫無際的江海之底。

一葉足跡又邁上白熱的午夜；友情底呈露胎生了無數童年之歡笑；嬰兒底啼哭都是委婉動聽的美樂了。

一個笑聲飄一個光圈，如夕照下靜溪水流底波紋；無盡地展開，展開向新生的征途；美麗的光圈！

明朝的光明

歡愉，笑，不可盡叙的喜樂沿着時間底巨輪次序地收斂了；餘音却仍在疲乏的耳邊滯留不去。

室內呈現着有條理的紊亂，那麼均勻，妥貼，多美麗的安排！

即使室內最偏僻的宮冕都無絲毫塵埃！蛛網底足跡都無從搜尋了，牆壁間佈滿了聖靈的潔淨。

兩顆心顫顫地向同一方向奔馳，如瘋狂的野馬，在原野里狂奔。一粒細沙的

墮地都可化爲一聲巨響，在寂靜的波流上驚起美麗的浪花。

難耐的折磨逐漸地分散了鬥力，一味最濃郁的驚喜在小橋間往返地踟躕；多可玩味的寶貴的刹那！

安息了，燈底光輝很快地消沉了下去，暗夜在這時更是神秘可愛！

此刻的宇宙正蘊藏着絕美的故事，有自然顏色的渲染，有天地的背景作烘托，於是以至安嫺的靜物都在這時含羞了；聖潔的婚夜遂孕育了明朝底光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夜遊人過古城

別

凝聚了這麼一片稀疏的喧嚷，從月台一直流漾進乳白的烟霧里，爭吵和隆隆聲在天空奔馳了。

白雪如鳥羽泛起純潔的雲波與天地爭艷。

變幻着一千次心海的波紋，多少顆心里，這時是潮湧的季候，不只煩燥與焦急，靈魂仍具有澎湃的友情底溫暖。但被時間牽掣着呢，寒冷與炎熱的絕離。

我輕放着老年人底步子，讓白雪留下憂鬱征者底足跡，雪葉向我紛撲着，有如親熱的至友，且旋舞起迎接者誠摯的歡笑；我那麼慚愧地垂首了，將顏面敷上

羞澀。

濃霧里，風並將笛聲飄浮地帶來，爲旅客渲染着單純的哀愁；於是，淚珠遂奔流而下了，給久感平凡的生活劃上起浮。揮起手讓嗚咽滲入斷續的語音。送別者會呆立而痴望，是星底殞落呢，心底天空遂有一個空虛的星座。

我隔窗外望，朋友有一條灰色的影子跌倒於地上，我發覺太陽將在巡遊了，明天有個晴朗的日子。

旅人在車上

唱過幾至一萬遍夢遊者底歌曲，如今旅人在車上高歌了。

屯積了幾十年代的鬱悶，要宣洩於原野里，讓大地升騰起濃厚的光烟，以及

靈魂孕育的怒吼，旅人遂疾行於征程上。

窗外，白雪遮過了原野，淺灰色的烟霧與列車爭衡，如巨蟒纏繞於同伴身上，欣欣旋舞。我懊喪以至緘默了，而徘徊於記憶底國土里。親屬我不愛，故鄉給了我寒冷，我厭煩了人世間的笑臉，那是猙獰的笑啊！

今朝我該要向造物者索回炎熱與輝光了。

我想到那麼頹萎但却倔強的古城該不久就要有我底撫摸與安慰；觸着每一塊年老的古磚時，我將躍起與時間口角。

蕩游於冥想里，欲使思維往塞上奔馳，我突被車停後，窗外的喧嚷呼喚醒來，我瞥見衰頹的老人已在憂悒的素裝中向我拋擲世故的歡笑。

我仍呆坐於車里，望着旅客們料理他們底行裝，以至全背負離去了，恍惚我如瞥見行裝皆一變為恐怖的「奇摩納」緊壓着他們疲倦的身子，那般沈重而牢靠！

我急匆匆立起，欲審視那猙獰的面貌與身形；急遽地跳下了車，我向原野底

盡頭狂奔了。

夜遊人過古城

沒有完美的世界，這古城爲高低不齊的房子裝飾着；遠遠只望見一片連綿不斷的夜之巨流底泛濫，這一夜我聽到堆積了悠久年代古城底嗟嘆了；那麼哀怨而憂鬱，我心田已爲那感傷輕輕滋潤。

有樓台，亭閣，且盤據了若干世紀，對山水有濃醇的愛戀；並時而吐訴着君王們底艷蹟，給衰頹的老人渲染了生命的再度興旺。

我遨遊於這懷抱着殘花的古城街心，有孤寂伴我，靜寞護送我；年紅燈只有三五隻，我狂喜以至放聲大笑了；但爲心靈底波動激蕩着，我遂感到厭煩而垂

喪。

大街直直地爲路人鋪展着，對於每個夜遊者底足音皆已熟悉。

我揚起手欲爲夜遊人指示方向，並發着溫柔的呼喚，同遊的同伴們可以應聲嗎？真該是時候了，沒看見朦朧月業已旁傾，並還抱着失掉了戀人的一顆心，以及殘花敗柳嗎？對於溫暖的南方——那里有盛開的龍眼花，有熟稔的鄉土味，和瑰麗的田園呢——許有眷念的懷戀吧，那不妨，看看胡馬在白雪里奔馳，那你該多麼喜悅，那麼一大片平原你那曾見過。你許對寒冷也無所畏懼吧，那就更好了，靠緊來，你們這夜行者底伴侶，我會給你們更多的溫暖。

你說沒星，不是嗎？那有什麼可值驚異，你忘了我們心胸中的光亮，它會遮過太陽底燦爛的嗎？啊，不要在夜里再喧嘩了，明天正午我們要看見大青山底巔嶺。

一月三十日北平

死亡

編織着夢幻·假設一切皆爲最美麗的形象，人們遂向着光源舉步了。

有着歡笑也有着憂鬱，征人底世界却永遠是寂寞的呵！

當着狂風颯來時，大野就扯起灰褐色的塵帆，遮過藍天那一片晴朗，行路人頹然低首，尋找着大地底裂隙。

平原，廣闊而無邊，遼望遠方：淡漠如黃昏雲煙，大地底孩子遂有了迷茫之感，而使沉默孕育童年那一掬燐火底恐怖，暴雨來時，皆一一抖顫了。

死亡；人們還沒觸着絲毫光源底邊沿，已靜靜前來，沒有情愛的孩子遂頹然倒下。

低首靜默，胸前移動着虔誠的手，同行者泛開悲哀的光圈，欲給死者編織五色雲彩，又檢來生前的足跡，堆積於戰士底頭上，而征人却無哀愁的淚顆。

世界像是個亘古的惡夢，有着綺艷而光怪陸離的烟景，跋涉遂成了永恆的貪婪食客底鵠的。

寒冷的夥伴們被陽光遺落了下來，一個，二個，三個……於是感覺顫慄的孩子皆揮動手臂，傾放一片歌聲：

平原，母親底胸懷，

爲外方人踐踏了幾十年代，

而又攬去那慈愛的溫暖，

今朝我們感覺寒冷了啊！

兄弟們一一死去了，

遺留我們這稚子一羣；

採集了光熱來時，

我們將給母親帶回溫暖……

三月六日

月夜

心情比三日前在船上時更覺得落寞了，如今已經睡了三夜潮濕的磚地，這樣嚴寒枯燥的北國地帶，屋子竟是這般陰濕，林嬾覺得環目都是命運里的鬼，有巧妙的「蒼天」給她作一切安排；怖置網，支派角色。

月
夜
世界原是個大悲劇排演的場所，林嬾來到這裡，起初一樣高興而羨慕，且喜撲捉太陽底光。如今呢，一切皆已厭倦，常把死放在嘴邊：

「萬物主宰者，饒恕我底狂妄，我總要走到海角，天涯，到了我底世界一毀滅，那就是我死去的時候了啊！天啊，常放着燦爛的光吧，陰慘於我是那麼憂鬱；還有一線明亮在我前面展開，我永遠是要走的。」

月光從窗外輕輕地洒在她底臉上，鋪在磚地上的被褥也敷上一層清麗的銀光；林嬾覺得這次的歸來是完全落空了，幾年的折磨本想有了收場，今朝却落得

這麼孤獨；而且連安置一下疲倦身子的地方都那樣難得。雖說五年前自己還是這房子主人親密的「乾姐妹」，生活常是比肩的，但是宇宙間的一切皆無從預料，人事的變遷是那麼使人暈眩，以前的誓詞全成了美麗的謊，即使這一席地對於自己都有如天賜的恩惠了。

忖想着明天即要奔赴的荒漠地帶，旅人如全身寢潤在憂鬱的海里，檢斂海底苦澀的藻荇欲爲死者編織祭品，而神往於逝去的故事。

家園已經是長久地荒蕪了，且爲鏽了的鎖頭拴起一片淒涼，寂寞地棲息於這陰暗的世界；陌生人遂每爲死亡而垂首。

林熾輕輕將美孚燈捻光，從衣袋里掏出口間買的一張信紙和一個信封，將褶皺的紙輕鋪在桌子上，旅人欲刻畫心靈灰色的夢境：

× × :

人世間不缺少歡樂與煩憂，皆具有其本體極可珍貴處，一如悲喜劇所編排，歡樂煩憂互為倒置，不相揉合，觀客皆無法追蹤，而在情感枯竭時，生物皆恢復原始的獸性了。

既邁進這世界，就無法逃脫艱苦的鬥爭，且一切佈置皆有條有理，暈眩了人們孤單的眼目。

試着一切人類底智慧，欲歸還搏擊於人與天地之間，劃開一個明朗的夢，戰士皆一一在黑夜底巷口倒下，而倦於悠久的奔流了。

如今我四周也已熄滅了火把，醜惡向我紛紛撲來，人類卑鄙的姿態開始扮演，呈現了心靈間光怪陸離的形象。

但却毀不了我底頑強，我不曾射過一支虛發的箭，鵠的永為我撲捉的對象，今朝世界雖折磨到使我常於暗夜輕輕打發嘆息，以至展佈心靈的陰暗面於明月，然而，還有着頑皮固執的格的孩子却橫起那一條強烈的稚子之心了。

朋友，這時窗外正有着極美的景色，如馳騁至記憶的國度，您是否會有着泫然欲下的淚呢？

適宜蒼蒼老人的，孩子常感生活的酷悶，有了這遠年幻夢底再現，征人遂亦踏回衰敗的家園；撫摸着焦枯的楓葉時，外方人會頹然垂首了。

啊，我邊荒的友人，年年看着歲月跟着楓葉跑，遇着秋風舞弄夕陽，就狂聲大笑，如今呢，主宰者派遣了你那麼淒涼的一個角色，供你欣賞的是廣漠的一片平原，當瞥見零散的羊羣時，你會幻見藍天襯托的一片白髮。

記着那天黃昏的車輛，牠會給你捎來不只是一個疏遠了的友人，引你驚奇的將是那張驚黑的臉。

旅人倒於臂上，欲停放歲月堆積的疲憊，而倦於渺茫的冥想。
月亮業已傾斜，劃給旅人一個潦倒的影子。

三月三日午夜

病人

我匍伏於床上如同一隻終日顛簸於街頭的野狗；失業者當流浪着，見棄於人們，而又無家可歸的時候，就成了卑鄙的野狗了啊！

透進來灰暗暮色的窗子，如牢獄里那有着稀薄陽光的洞口，而當黃昏來臨時，黑暗就如囚犯般地被關閉於這小屋里了。

海河，夜之歌

彼忘掉的人們底生活永遠是灰暗的啊！

世界里永遠有着死亡與誕生，交相代替，而疾病遂成了人們奔往於冥冥之國的橋樑。

五年的爭食生活劃破了孩提時金色的幻夢，那瑰麗與眩耀已為歲月擱去，如今感覺泛於心頭的皆為憎厭與憤恨了。

屋裡是陰森而寒冷，北國底冬天是那麼異於江南溫暖的季候，冬風吹來，南國底孩子遂感覺了顫慄。

「僵死人的地帶啊！沒有原野與山嶺，聽不到江海底澎湃，人們寒寒地喘息着，而於陽光到來，亦皆鄙夷而懷戀於萎衰的過往了。」

我痛苦地輾轉着，忘掉了人世間還有着歡笑與幸福，我已邁上了奔往冥冥之國的橋樑。

到了嚴冬，陽光都稀少了，烏鴉就早早歸了巢，而將我整個棄於難耐的寂寞之中，黑夜來時，我如牽着靈魂輕划到死亡的邊沿；獨自沈於渺茫的冥想。

太陽已在世界底盡頭沈落了。掙過幾條影子，窗子已如一扇漆黑的地獄之門。病人開始徜徉於地獄底邊境。

三月十二日午夜

節日

童年時，常喜以一月爲一日頻翻着日曆，盼望着一個節或一個年的到來，這之間容留着一片可愛的天真，而大人們却爲這節日的逼進而感覺煩惱與痛苦了。

如今那種濃醇的興致業已讓逝去的歲月帶去；活潑，天真已不屬於曾探望過社會的孩子；當節日來時，會爲年輪底滾過而頽然垂首。

時間永遠是無休止地奔流啊！

今朝的節日是悲悽而陰暗，而於我又是那麼憂鬱。

節日是有着歡樂的爆竹聲的，家家在悲哀上裝飾一片狂歡，碰面時，皆互道着一年的安詳；孩子們捧着一顆炎熱的心，到處呈獻他們無羈的歡笑。

窗外，天空是薄煙底世界，啊，太陽也感覺跋涉的疲憊了，藏躲於遠山的淡
漠間。

因為今天是休息的節日啊！

節
世界永遠是悲劇掛演的劇場，且人類又不缺少那本能的憂悒與欣悅，而逢節
日來時，皆如旅人般尋得一席樹蔭。

日
如今呢，童年逝去，遺留下的是世故的歡笑。

三月七日

仲 夏 日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正是有着炎熱的季節，我曾牽着靈魂輕划到死亡底邊沿；猶如多霧的夢底世界，境况迷茫而憂鬱。

那心情正如孩提時丟掉了最珍愛着的物件，空對天空，如世界毀滅；且倦念着若干張熟稔的臉，宇宙里那錯綜，紛紜的瑰麗形象。

母親是痛愛着孩子的，那驚懼與慌忙蘊藏着醇濃的慈愛。

童年時，常爲極細微的跌傷而激起作母親的一片急切的焦灼；偶而頭暈，恐怖和不安更苦惱着母親了。

仲夏日底下午是炎熱而酷悶。鄰家全已沈入了白晝的夢鄉，我輕輕地從床上下來，邁着遲緩的步子走到桌子旁坐下。頭是沉重的；猶如進入了荒涼而渺無人

跡的地帶，那天空是晴朗的一片；像滿染着景泰藍的磁碟上塗抹的一朵孤獨的月季，太陽揮發着它極盡瑰麗的光線，那輝耀與華麗雖有着極誘惑的綺麗可沉醉人們底眼目，却無益於憂鬱的旅人；我傍着萎已有了悠久年代的桌子，嗟嘆着不久生靈的毀滅。平靜的心且襯托着一片孤寂的白帆，起浮於茫無邊際的大海，白帆不時震顫，如生命底波動。

我側伏於桌上，幾欲放聲痛哭了，爲要牽掣着老人心中那隱藏的悲傷，不使那哀愁底波濤奔流出來，我時時使我情感底河流常歸於平靜，不爲死亡底恐怖而泛起波浪。

因爲那是懦弱者底卑劣行爲啊！

母親看着鍋里的麥片已是最後的一次滾沸，遂便將鍋拿開，端進屋里，盛了一碗放在我面前，我看着那一雙堆積了悠久歲月的手：佈滿艱苦鬥爭者底戰跡，

皺紋幾如世紀底面孔了。

眼淚忽然撲撲地往下掉，我驚懼地轉過了頭，向着灰白的牆壁，我爲自己這懦弱而感覺憤怒了。

「要勇敢啊！只這麼細微的折磨就毀掉了戰鬥的力量，你要有着嚴厲的懲罰，天邊還有着烏雲的時候，我們永遠要掀動着人海底波濤！」

恍如原始居民祈求神底吩咐，聲音雖已飄散，人們仍伏地不起；我像貪婪的食客欲捕捉逝去的音響。

我開始牽着靈魂向死亡的邊沿划進了；有朦朧和憂悒飄滿我底心海，鷓鴣在水面輕飛，撩起我生命最後的波浪。

母親驚慌失措，那一片焦灼揜起了夏日午晝的平靜，給人世的江湖譜上抑揚；小屋子里擠肩靠背，交流着粗俗而淺薄的喧囂；母親一面拿着救急之類的藥

水嚙我，一面流着淚喊：

「毅，毅醒醒啊，唉喝下這杯，喝……下……」

母親悽慘地哭了起來，哭聲攀及四壁又復落下，陰鬱而淒涼有如恐怖的獄。廉喘着氣，踉蹌地跑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個醫生，我突然感覺一種極卑鄙的欺辱，我沒有聲音可以喊出，但我底心靈却是憤怒着啊！

「死亡要靠近我嗎？我不要死啊，我要看見了太陽才死去啊！」

我從多霧的夢底世界醒來，母親溫柔地撫慰着我，摸着我還有些微熱的前額，又給我拿來一個杯和一瓶藥水。

我看見有一個母親底影子倒在地下，才發覺這已經是深夜時分了。

窗外寂靜如原始荒涼的世界，天空透澈而多星，明天又將有個晴朗而炎熱的

日子。

二月二十六日午夜

塞上夜

湖風飄合一片號聲，

打打地，湧起多少英雄；

昨天底原野有幾多淒涼，

今朝底大地是溫暖面浩蕩；

平沙，廣際連天，

無棵小樹在眼簾飄現，

不慮寒風，飛雪，

不懼胡馬衝金聲！

今夜是流血的日子，

明顯有燦爛的東方；

肩負泰山千萬重，

冒雪，冒嚴寒的塞上風；

（不必擔心他們底感冒，

羣熱要將冰雪消融。）

合着同喊一聲生命的號，

天光，自由在原野跑。

夜間，如刺刀的寒風更加地緊了，四外迫擊着；邊塞的原野上，今朝又有了血腥的風。

光，烟這是戰爭的標識嗎？在天空畫着奇異，美麗的圖案畫啊！風聲里遊來着颼颼的音響，哦，戰神在枯燥的原野馳騁了。

一排，一排；一起，一伏如波浪的洶湧，覆蓋過去，又覆蓋過去。一剎那里，

齊聲的怒吼，閃一片紅光，閃一陣搏鬥！原野，紅色的了，戰士，紅色的了；衝，又一個波浪啊！血流澎湃地泛濫，朝四方擴展！

大地呻吟了，原野哭泣了。

「要自由地活下去啊！」

「要看見了太陽才死去啊！」

人們憤怒了，靜物悲慙了。

一個波浪，又一個波浪！覆蓋了大地，覆蓋了宇宙。

塞上的寒風從冰流里來，從潔白的國度里來，又奔馳着，又掃蕩着了。

「要自由地活下去啊！」

「要看見了太陽才死去啊！」

黃昏時的海

黃昏時的海，載滿金色的圖案畫了，歸舟擊着金黃而燦爛的波浪。我輕划着心海底扁葉舟向無際的大海中飄流；滿懷着孤寂和煩惱，在寂寞的沙灘上漫步。

天空和大海披戴着同樣的晚霞之麗裝，我嫉妬着這自然的美景。

曾經爲人世間的好詐與陰險姦淫了的稚子之心，今朝遂感到昨日生活賜與的哀痛了。我如今竟披戴着無盡的創傷，仍在這污濁的人羣之海邊緩慢地徘徊着，啊，卑鄙而懦怯的俘虜！

無光的暗夜嫻嫻而來了，宇宙又卸下了晚霞的麗裝。飄盪着溫柔，幽靜的銀月清光，我更愛這稚子底心之波流了。

浮游於這原始般的無聲，而寂寞的國度，我嚼嚙着信仰的苦果，心間如奔馳着幾萬匹瘋狂的野馬，撐起遮蓋了宇宙的塵帆，爲那朦朧，我感覺了激昂和憤怒。

遠方是有着艷麗的奇景的，攀過海，將是人間古老的戰場。

三月七日



520 本紙報白
530 本紙林道